

I

Fluidité de la sexualité / 液態的性別

我是男人

更是女人

悶熱船艙端坐

滿身大汗

穿上一件紅色的外套

厚重牛皮包裹羊棉毛絮

包裹著我

我愛男人

更愛女人。滿身大汗

身上的外套是盔甲

幫我抵禦城市

野蠻男男與女女

劍

繫在腰間

今天早上醒來我想要保護自己

晚上的眠夢讓我決定當起英雄護衛著你

火

點燃；熄滅

沾染潮濕薪柴

昇起刺鼻黑煙

端坐在
空無一人的鄉間石屋
遙想船上熱鬧的派對
濕熱擁擠
熱辣的堆疊
你輕喚我親暱
重低音迴盪船舶肋骨變成身體裡翻騰的噪音
我
戴上皮手套決鬥
牆中烈火，面對面端坐
到底在捍衛些什麼呢
捍衛些什麼身份
捍衛些什麼值得我捍衛的人
點燃
熄滅之間
閉眼或睜眼
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今天的我
很柔弱
明天我很瀟灑
像是在演電影
勇猛泅泳
性別碎片混雜的爛泥
我是我
也可以是任何人
可以是你
而你
無邊無盡

汗水淋漓
無法用指尖在你肚腹滑行
感受不到層層大衣底下
你滾燙的內裡
呼喘話語
抵達眼球以前煙消雲散
粗糙的膝蓋
肩膀的圓滑：泥淖中起身
我的胸，我的生殖器
都變得模糊不清
發出陣陣惡臭
我的腿，我的臀
都爬滿了蚯蚓
昆蟲啃咬我背脊
癩蛤蟆在我腳邊發神經病
耳膜脹痛
怒吼中我看見了你
和我一樣殘破不堪
豹一樣的眼睛。黑泥裡
黃色眼瞳
堅毅不移
是女人
更是男人
是月亮
在白晝顯形

Trompe d'oeil / 視錯覺

該如何讓你看見我看見的

雲

緩慢移動

變換造型

被很多小圓包圍的圓

被很多大圓包圍的圓

眼瞳

從海平面昇起的月亮

字母A寫成的字母H

字母H寫成的字母A

看不見紅色的眼睛

看不見綠色的眼睛

看見飛機引擎的聲音

是鯨魚

鯨魚的尾巴是身體

鰭是觸角

頭是殼

蝸牛在家裡

該如何讓你感受我感受到的

該如何不用眼睛看見

不可能的結構

所有往內的凹陷

也是往外的逃離

太陽

沉落

紅色的餘暉

波長範圍620至750納米

殼是眼睛

身體是淚痕

觸角是淚滴

不可能存在的三角形

看起來立體

實際上扁平

岸邊端坐 看夕陽餘暉讓月亮顯形 火紅的月亮 由海平面 往高處跳動 越來越龐大的月亮 照亮
埋得越來越深的情緒 耳裡傳來 顏色的聲音 房屋倒塌轟鳴 小動物的皮毛 正在被活剝 將罪犯
壓制在地 身體不知道哪個器官發出悶響 宰殺人體 火車鳴笛 超音波戰機從屋頂飛過讓人想起

炸彈爆炸 人群聚攏 交歡 狂喜呻吟 電吉他碎片散落舞台地板 連環槍響一路蔓延到街燈底下
掛滿彩色燈泡的咖啡 亮閃著尖叫 酒吧的落地窗 上演忘記配音的電影 總有一天 我想我總有
一天會安靜下來 情緒 再也沒有波瀾 天色也恆常灰暗 月亮 越昇越高 恢復原本的緊緻和白皙
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好像比較小了

紫色藍色青色綠色黃色橙色紅色

聽見不同波長的聲音

蝸牛發出管風琴的低音Mi

該如何讓你看見我看見的

讓你看見我看見的

你看見我

看見我看見的

該如何讓你

看見我

我看見

看見的

你

舞台上，如果有聲音，那勢必沒有顏色。如果有線條，勢必沒有關於觸覺的描述。如果有顏色就沒有聲音。如果以為聞到些什麼，那必定沒有那個味道。情感豐富的舌頭勢必沒有在吃東西。因為，在這個平行的世界裡，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都是我們腦袋瓜裡最為寫實的藝術品。

I / II

Devenir intelligent après une tragédie / 悲劇過後聰明

2006年2月9號星期四，是個雨天

2010年8月21號星期六很熱

2004年6月2號星期三先是下毛毛雨然後下大雨

1991年12月5號星期四很冷。最冷溫度有到零下

2017年1月1號是個禮拜天起霧而且下雪

2024年9月23號是禮拜一。多雨

2020年1月24號的那個星期五，病毒入境，開啟徬徨不安的三年。那天晴時多雲

2015年1月7號，星期三中午，兩名歹徒帶著突擊步槍在報社辦公室掃射。這一天，晴時多雲

2024年10月20日星期日，那名在2015年1月7號倖存的人終究也死了。天氣多雲

2015年11月13號黑色星期五，一系列的無差別掃射，從城北的體育場一路到城東的音樂廳。

這天天氣沒有特別熱也沒有特別冷很多人關心我在哪裡，事實上我已經臥床很久了不知道盡頭。居然有點嫉妒人們在路上可以遇到危險

1991年12月4號，那天是星期三，我跟朋友比賽棒球。一顆球，猛力砸中我的左前方的位

置。事後我沒有去看醫生，只是摸摸頭冰敷了一下。從此我竟然可以隨便說出日期對應星期幾什麼天氣。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但資訊就是會自己跳進我腦袋

今天是2024年12月26號星期四天氣XXX。不管之後過了多久，我還是會記起今天。每多過一天，我的頭，只會更沈重一點

Le combat / 個人的爭戰

人的一生是否都能幸運擁有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時候 義無反顧就著藍色蠟燭許願然後義無反顧去實現 讓自己迷失在聽不懂的語言那年我二十五歲 半夜 聽到鄰里教堂鐘聲敲響 我才穿戴整齊 走出房間 在古老的街道遊蕩 人是不是要遊蕩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 是不是要真心接受貧窮才有可能富有 無人擁有現成的解答 我仍舊 繼續遊蕩 走進一家咖啡 帝國的裝潢 全世界都在歡騰嬉鬧 坐上吧台點一杯憂鬱的咖啡 什麼事情都不做 偶爾啜飲 加糖 甜蜜的不安 多麼豪華 無聊溢滿時候便可以測量憂愁 走過藍紫照耀曾經濺血的清幽 寒風為了把我叫醒把自己刺入我骨 叫我去欣賞想要欣賞的畫 去聽想要聽的音樂 古典或現代 陌生或猥瑣 坐在劇院 最後一排暖手 聽想要聽的 亞歷山大詩文 和眾人 一起躺在草皮看露天電影 汲取自己應該是誰的蛛絲馬跡 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 要能給予些什麼東西 一切重新發明 一切還未被發明 此時此刻也許就是最為現代的時刻 有誰可以指引我 給我一份樂譜 讓我照著彈奏 也許我該信仰

的是巧合 那些被合理化的問題不會是我該擔心的事情 自行解讀音律 誠然 如此 相信著 無所顧忌 大快人心 原來出口從一開始就不在前面

那年你二十五歲 還沒有世故 技巧還沒有純熟 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你躲在旅館房間 一口氣寫下你一整個特異的童年 然後你離開那個從來沒有真正適應的家 來到書店與酒館圍繞的公寓 盡情用城市的語言 讀你想讀的書 聽你想聽的音樂 杜斯妥也夫斯基 莎士比亞 伊薩克巴別爾 萊斯利穆雷 當喜歡抽雪茄的伊沃爾金將軍突然把英國女士的小狗丟出窗外 你決定不當那個只會販賣自己故事的作者了 不想要成為評論定義的 那個夠幸運可以寫書的殘障

就著藍色蠟燭 你繼續書寫

像是有人在叫我 叫我往上看

II

Le pouvoir des pensées / 思考的力量

你

受傷了

跟著我

開墾原始的陸地

浸泡沼澤

抓爬青苔包覆的樹

等待駱駝抵達

三十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沒有帳篷

淋了好幾天的雨

終究天晴

你離開了

傷口

才開始疼痛

灼熱搔癢難耐

醫生在軍營用針刺我左臉

我以為他在刺你食指

針刺我上唇

我以為是你大拇指被針刺

醫生找到了

我的體感皮質

住著你的鬼魂

Se communiquer avec notre langue inventée / 用我們發明的語言聊天

赫爾辛格，城堡前的露台。

弗朗西斯科在露台上守望。伯納多從對面進場。

伯納多 130 ?

（那邊是誰？）

弗朗西斯科 5, 721. 92724.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訴我你是什么人。）

伯納多 331 !

（國王萬歲！）

弗朗西斯科 808 ?

（伯納多？）

伯納多 71.

（正是。）

弗朗西斯科 266624.

（你來得很准時。）

伯納多 90：17890, 407790.

（現在已經打過十二點鐘：去床上躺吧，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 65, 0440. 25, 901.

（謝謝你，來接替我。寒冷是酸的，我心已涼透。）

伯納多 2550？

（你守在這時都很安靜嗎？）

弗朗西斯科 938！

（一隻小老鼠也不見走動！）

伯納多 70, 66. 02668913 5 63773, 966623, 7770.

（好啦，晚安。要是你碰見霍拉修和馬西勒斯，我守夜的伙伴們，就叫他們趕緊來。）

霍拉修和馬西勒斯進。

弗朗西斯科 923330. - 91！98！642？

（我想我聽見他們了。——喂！站住！你是誰？）

霍拉修 1119.

（都是自己人。）

馬西勒斯 75019.

（丹麥王的臣民。）

弗朗西斯科 9266.

（祝你們晚安。）

馬西勒斯 00, 550 ; 02241 ?

（再會，正直的軍人；誰接替你？）

弗朗西斯科 80825 ; 92366.

（伯納多接我的班；祝你們晚安。）

弗朗西斯科下場。

馬西勒斯 91 ! 808 !

（你好！伯納多！）

伯納多 024 ? 256891317 ?

（你說什麼？霍拉修也來了嗎？）

霍拉修 13115, 1.

（有這麼一個人，對。）

伯納多 66666, 68913. 66666, 663773.

（歡迎，霍拉修！歡迎，好馬西勒斯！）

馬西勒斯 36 ! 0131 ?

（所以呢！那個東西今晚又出現過了嗎？）

伯納多 950.

（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馬西勒斯 68913406, 5499505, 7310002. 333395, 77275460, 30, 45820, 5312570570.

霍拉修說那不過是我們的幻覺，我告訴他我們已經兩次看見這可怕的現象，他總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請他今晚也來陪我們守一夜，要是這鬼魂再出來，就可以證明我們並沒有看錯，還可以叫他和它說幾句話。）

霍拉修 8!8!55005.

（嘿！嘿！它不會出現的。）

伯納多 240, 2579133733, 6757525794, 52579026.

（先請坐下，雖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們的故事，我們還是要把我們這兩夜以來看見的情形，再向你絮叨一遍。）

霍拉修 66!32579, 28082884.

（好！我們坐下來，聽聽伯納多怎麼說。）

伯納多 956, 1442086, 47, 582037010015594570, 63773 5 1, 3734414.

（昨天晚上，北極星西邊的那個，同一顆星星，已經移到它現在發散光輝的地方，馬西勒斯跟我兩個人，將在一小時內聽到鐘響。）

馬西勒斯 01!550, 4559.

（安靜！不要再說了，它又來了。）

鬼魂上場。

Le touché / 觸覺

有清晰的銳角有，光滑或粉飾的圓點，紫色黃色紅色橘色，有遊戲。有飄忽的虛線、滑稽的弧形，當然也有直線。工整的半圓，大小正方，或鑲嵌，或懸空，都發生在淡粉色彩裡像是永遠的晴天。在這樣繽紛的世界生活，總有一處黯淡的住所在困擾著我，同時又吸引著我

——那顆圈圍黑影的圓。沒有假笑沒有扮演，所有不可告人的，都沉積在那裡，浮現逐漸擴大的黑眼圈，疲憊眼神看見中央的一灘紫色，還有紅色光暈於圓形四周的包圍。充滿希望的日子，正招喚我回家，也許我真的回家了，但無法真的沈浸其中，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揭穿了家裡那不可告人的偽裝，躲藏在完美圓形之中，扮演紫色黃色紅色橘色；原來從一開始便歡欣綿延的年歲是謊言，也是內心拉扯的開端，像棉被一樣將紫色包覆的圓，夾帶著複雜的紋路，讓我無法完美當我應該當的人，永遠期待著他方……

在雪地

光腳前行

棉軟的、白色的雪

踏起來其實很粗糙

碎冰因為腳的重量而塌陷

冰

的感覺刺進肉

皮膚

比皮膚還要稀薄

隨著雪

化成水

溶解知覺

暴露濕漉漉的土地

攢集零星的溫暖

有些泥濘

差點滑倒

想像腳

陷進泥土

尋得平衡的訣竅。又走了不少的路

離那個家

又更近了。下雪了

先是堆積在髮梢
融化在鼻梢
搓揉手的時間
沉積一層厚厚的雪
白茫茫一片
連腳踝都深陷
脆弱的皮
和繭
不堪一擊
寒冬的冷漠
還有殘枝的無情
正面迎擊包覆而來的刺痛
很快地，我
成為一個沒有觸覺的人了
大腦再也無法接收到皮膚的訊息
身處憤恨和潦倒
抬頭望見天空刮起旗幟與暴風
不知道要感覺冷
嘗試穩住方向
邁出步伐
滾水中
榻榻米上
地毯或者沙灘
都是同一個地方
在那裡，我
還能感受到你撫觸
你輕盈的吻
你的指稍

滑過我腰

我們飼養的寵物

善解人意的皮毛

背頸最為柔順

還有肚皮歡心的鼓舞

神采奕奕的短毛

你細心澆灌的那幾株植物

我撫觸每一片葉脈

有的光滑

圓潤

厚厚

胖胖的

有的較為乾癟

擁有個性的銳利邊緣與優雅的銳角

葉脈細緻突起

蔓延

延展

包覆

窗櫺

拉開窗簾

晴朗時候

太陽也銳利

我們一起臥躺著曬乾汗毛

臉頰炙熱而通紅

像兩個漫遊憂愁天堂的小孩

流著比全世界小孩還多的眼淚

捏陶

數鈔

圍圍巾
即使沒有觸覺
即使不只右手
左腳也必須截肢
只要我能抵達
這個家
打開大門的那一刻
我就會開始知道怎麼愛人
我會知道
包容的意義
終於我懂得耐心陪伴的重要性
我會知道
要怎麼溝通
要怎麼聆聽
不再輕易指責
我開口說的話
只會很幽默
那些健康的見解不再只是嘲諷
我的開朗不再是演戲
再也不需要參考古代劇本才能開啟對話
過往的回憶
再也無法掀起漣漪啦
我會知道
該如何讓你感受我所感受到的
我也會知道
該如何感受
你所感受到的

請讓我再一次重回那個世界，擁有好多形狀七彩的顏色。我想我看到了不只一個世界的全貌。

L'Ouïe / 聽覺

——身體詮釋聲音——

販賣麵包的卡車播放販賣麵包的廣告

歡樂的旋律

描繪著飽足的美麗

有點破舊的音質是持久美味的保障

綿綿軟軟

甜甜有點鹹鹹

音符像麵包

一個個發酵

一顆顆膨脹

烤爐裡

生出層次

愛吃麵包的大人老人小孩紛紛走下樓梯

迎接滾滾襲來的樂音

我躺在我那張單人床底下

聽到販賣麵包的卡車播放販賣麵包的廣告

在飽受飢餓摧殘的祖國

當個不被理解的外人

我想我已經失去填飽肚腹的慾望

我想我還在那塊大雪紛飛的土地

迎接暴風滾滾

雪地在我腳底塌陷的聲音

勝過肺腔的呼吸

稀薄的大氣

也勝過雪地

在我腳底塌陷的聲音.....

喘吁的我

沒了心跳

重複並且單調的

單調不失重擊的

是這麼一個

活著的死人

走在那塊大雪紛飛的土地

耳朵充盈著金屬質感的吼腔

是再也回不去的

青春的派對

紛雜的談話

覆蓋房間

像編織的毛衣

空隙夾雜高跟鞋的大氣和

玻璃杯的隨意

軟木塞

瞬間脫離酒瓶

剛釀好的友誼

一杯接著一杯

笑聲四起

那個誰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順手拿起木吉他

雖然個性小氣

但歌聲很溫柔
招喚騷動
在無人小島袒露的乳房
海水沾染
濕了又乾
乾了又濕
我是艷陽底下的鹽粒
電音和海潮
皆能喚起相似的情緒
擁抱之後
總是別離

城門
是靜謐的拱門
石頭般溫吞阻擋
外頭的喧嚷
橡膠輪胎及引擎穿行
不耐煩的叭鳴
我拉長聲帶問你家
在哪裡
在這個年紀
家永遠在下一個家裡
一戶戶人家
追隨闇夜
沈默得體
教堂鐘響是耳朵還聽得見的證明
我伸出失魂落魄的手
我想要牽你的手

但這個房間沒有手
所有人的手
都在悶熱的天氣裡打高爾夫球
揮竿時候
趕緊抓住球
和空氣摩擦的聲音
被揉碎而紛紛散開
從指縫溜走
變成棕欖葉漸次的揮霍
噴泉造景的水流
貫穿城市的河流
一隻隻蒼蠅船停靠
搓腳
汲汲營營招攬
觀光客貼服背板抓緊肚毛
高速振翅引發高鳴
蠅蠅翊翊依序
遊覽城市地標
金屬尖塔
石造的教堂
金碧輝煌的橋
現代美術館鑲嵌秒針的賽跑
接收藝術品招喚的海鷗
傳送從峽谷遠道而來的啼鳴
我站上甲板
想像一個不一樣的生活
想像還能四海為家的年紀
我走下船艙

聽到杯碗吸塵
鼾聲和浪潮和鳴
你有聽到嗎
種種願望
口齒不清
如此渺小
又猶豫
連自言自語都不如
被當成荒腔走板的哼歌
直到拉上窗簾
軌道要發出鏗鏘
一天才會過去
時間如此沒有聲音
直到我記不起來
你當時的嗓音
我想要在我腦中模擬
卻冒出不相干的歡迎光臨
坐在那張一往無返的沙發翻面記憶
無限覆蓋的錄音帶
急速迴轉
生存瞬間被壓縮得很滑稽
卯足全身氣力按下
播放的按鍵
聽見耳朵已經制服穿戴整齊
沒有音樂
自行想像節奏
揮舞著禮槍跳著歡慶蒸騰的舞
迷霧的遊行

終將成為

海灘國度的子民

眾人踱槍中的

其中一個回音

對街小巷傳來

攪拌水泥

機械的低鳴

規律的輪轉

伴隨不規律的

敲擊磚頭的響音

女人男人的健壯肌肉說著指揮的語言

叫喝中有團結的情緒

如此堅實嗓音更顯我有氣無力的孤寂

躺在單人床底下

任由眼淚

結冰。我想我還在那塊大雪紛飛的土地

風聲彷彿再也不會停

麻木的耳膜

取而代之的直升機

盤旋在我頭上

螺旋槳震耳欲聾鼓譟著

降下繩索

救難人員包住跌落山巔的我

把我往機艙拉回

直升機帶領著我

讓我戴上耳罩式耳機

對我進行急救

四周傳來此起彼落機器的針縫
達達達達
每一針穿
都是暴力按摩
我
還是那紡織的女工
在機器前端坐
縫補每件後悔說出口的語句
拿起木頭
和眾人一起棍打
眼前工作台上的麵團
烤爐在我背後轟鳴
和眾人一起刀切
金色的蘋果
各聲部皆已到齊入座
演奏香氣四溢
交響的樂音
唯有悲劇
才能真的把人從一成不變叫醒
俯瞰無聲的城
納悶這一系列的救難
是否真的能夠把我治癒
球鞋唧咋
堆積成塵囂
走進當年的那座小學校
當年的早晨的隊伍
和其他和我同年齡的小孩
穿同樣的制服

和他們一樣
立正然後稍息
和同學一致引頸
唱著整齊的歌
我的歌聲
終於成為我
終於融入群體的證明
我一個人
只是輕輕地唱著
發出的卻是集體的音量
跟著節奏緩緩上升的國旗
抵達最高處時候
我
不再只是我了
我也是每一個
眼前實實在在看到的別人啊

黑衣的雀鳥們
停在我窗櫺歇息
模仿你吟哦
心情很好
我終於理解了
該如何和別人親近
單人床底下翻身
側躺
面對你
向你輕柔述說
像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我在冰天雪地行走的事蹟
意料中
得到你憐惜
被你看穿我長途跋涉
耳梢與腳趾皆結凍
為的就是聽到你寵愛的語音
慢板的呢喃
休止符可以聽見親暱
安心睡去
你也加入我眠夢的彈奏
我們一起在寺廟默禱的廣播聲中甦醒
曲折綿軟的
陌生的語言
我們一起在異國的城
當個堂堂正正的外國人
陌生鄰人
階陞踏步
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市集人聲鼎沸的叫賣
小孩的驚喜與哭鬧
爭吵語調的寒暄
這是我們愛情的聲景
因為生活的噪音而無法如願的言語
醒來時
我們還在那張單人床底下
哪裡都沒有去
回想剛才夢裡聽見些什麼聲音
卻怎麼樣

都想不起來了
原來夢裡的耳朵
和長在我頭腦兩側的耳朵
不是同一雙耳朵
連窗外的小鳥
都飛走了
我換邊翻身
側躺
嘗試回想
你的環抱

應你的要求
我把窗戶關上
單人床底下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想我也是在這個時候抵達那個家
再也不必承受暴風雪吹襲的背景音
耳根突然變得清淨
跟其他人一樣
在木造房裡面喝湯
跟其他人一樣
在那張沙發上
發出所謂幸福
應該要發出的聲音
我們歡笑
爭吵
說悄悄話
我們小孩和寵物鳥的烈鳴
音樂從我們新買的音響立體地播放

聽見搖滾樂音
我們暫時假裝叛逆
蕭邦讓我們在傷感的床上臥躺
龐克是做愛
流行樂讓我們心有靈犀
而爵士樂
爵士樂慵懶點綴
讓時間也
一整個慢了下來
窸窣走進
音波於轉彎處的陰影
端坐那棟被架空的城堡
唯一的王座
臉上連胡渣都長出來了
失去了你
的靈魂啊
沒有人可以為所欲為 / Nul ne peut arriver à sa guise
唯有安靜下來
才能開始想像關於我們的聲音
那棟位在城市市中心
我們夢寐以求的家裡
有那麼多的沈默
不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對話

手中的一捧雪
正在融化

——顏色詮釋聲音——

(沈默中，單就身體作為刺點，前述聲音顏色的展示)

光線圈圍著語句，有時候相互包覆對方，變得難以分辨，變得模糊、說不清楚，像鬼魂。黯淡處似乎泛起白色的光，白色的光像白卻不是真的白，像灰不是真的灰，也許有點紫，也許其實是藍，既然是藍，就也可能是橘.....

III

一座龐大的高科技機械從舞台面升起，由各種不同的幾何形狀組成，亮閃著不同顏色的霓虹光彩，發出不同頻率的震顫；出風口吹送或濃或淡的煙嵐；各處喇叭播放起腦中曾經想起的聲音，有時近得像是在觀眾耳邊，有時遠得像在劇院外面發出的聲音。演員們在這座機械底下，看起來是如此地不堪一擊。機械持續往高處悠緩躍昇著，演員們看著、聽著，當他們一一坐回觀眾席，似乎是理解了一些什麼。